

冀县文史

第二辑



政协冀县委员会
冀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卷之三
比评
抄
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前 言

继一九八六年“冀县文史”第一辑，“冀县文史”第二辑承蒙我县社会各界人士大力鼎助，又与大家见面了。

本辑遵照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出的，“要把戊戌以来，中国旧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的历史资料，从各方面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精神，从统战角度着墨，辑录了清末以来，我县籍军政、工商、教育、卫生以及武林界人物的轶事。为了加深对古冀州历史的理解，还介绍了清末冀州知州李秉衡的生平和“古冀州八景”以及有关冀州的一些典故。

在本辑的编汇中，深蒙我县不少老干部、知情者及关心史料的各界人士大力襄助，于此一并致谢，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谬误之处，还望给予批评指正，并深望广大读者，继续赐稿，在“十三大”精神鼓舞下，把“冀县文史”办成具有时代气息的强音，为冀县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努力。

冀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目 录

- 前言·····冀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
- 对本军第一师师长张兆叔父军旅生涯的回忆片断·····
·····张宝森忆述 乔 居整理 (1)
- 回忆我的父亲王敬佛·····王鸿鹄 (15)
- 李惠南传略·····政协辑录 (29)
- 史东初和他在天津创办的工业·····史延年 张嘉琦 (35)
- 悼心絮语·····李北陀 (40)
- 河北省立第六师范女生部抗日救亡活动回忆片断·····
·····韩 黎 杨俊亭 (50)
- 六师人物小志·····康迈千 (56)
- 抗战前冀县十四中学回忆片断·····刘殿臣 (60)
- 抗日时期的小学教育·····谢鸿洲 (60)
- 近代名医石随圣先生生平·····贾铭钟 (73)
- 我的小传·····李子鸣 (78)
- 义士雷三群别传·····雷梦水 (85)
- 附：雷中正传
- 冀州知州李秉衡·····乔 居 (88)
- 一件不见史籍的史实·····张鉴秋 (100)
- 冀州八景·····乔 居 (103)

冀州典实·····	周 涛 (112)
冀县国民党要员张道生生平简介·····	兰凤翱 (118)
“狸猫”入笼记·····	李如归 (120)

对奉军第一师师长张宪叔父 军旅生涯的回忆片断

张宝森忆述

乔居整理

张宪是我的一位本家叔父，原名万堂字彊伍，河北省冀县王海庄人。他早年在奉军李景林部下任混成旅旅长，第一师中将师长兼十七军副军长。后又经冯玉祥将军推荐到韩复榘部下任山东民团第五路指挥，牟平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抗战时隐居陕西省西安市。我青年时代曾一直追随在他的身边，并曾在他所辖部队任上尉军需。追忆我叔父张宪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活灵灵地再现出一个旧军官在那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政治命运的坎坷曲折，也活生生地勾勒出一付军阀割据，国无宁日的旧中国图景。

叔父张宪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因为他的父亲死去得早，一家的生计全靠他母亲日夜纺织和他舅父的点滴接济，维持生活，生活相当贫困。他五、六岁时，由我父亲资助到本乡私塾去读经书。叔父张宪从小脾气刚强，是个很有棱角的小孩，常常因为口角和乡里小孩打架斗殴，家里屡加管教也难以改掉他的秉性。不得已在他十六岁时托我父亲把他送到北京我祖父那里，我祖父张文藻当时在北京琉璃厂经营二酉斋木板书铺，便推荐他到北京琉璃厂宏道堂木板书铺去学徒，开始学的是洒扫应对，然后是修装古书鉴别珍

版古书。刻版的书铺生涯，很不适合他的习性。学徒期间因常和师兄弟吵架，终被辞退，又由我祖父推荐到琉璃厂新建的商务印书馆去学徒，真是山河易改，秉性难移，他又因同顾客多次顶撞，被辞退。说巧也巧，正在这时，恰逢满清让权，民国肇始，我叔父结交的一位好友，清朝九门提督汪荫亭在袁世凯处谋得湖北零陵镇守使职位。于是我祖父遂把叔父张宪推荐给汪做随从副官。这么一来，使叔父张宪素慕军旅之心，如鱼以水。他心情舒畅，工作得体，受到汪的宠爱。在汪的门下，他广事交游，结交下了许多好友，如杭毅（后来是国民党西安警察局局长）刘大勇（后来是李景林部下团长）等，为他日后插足军旅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蔡锷起义，袁世凯被推翻，汪荫亭也随之垮台。汪夫人很赏识他，拿出重金，想叫他弃戎经商，哪知叔父张宪从事军旅之心不死，婉言谢绝了汪夫人，到北京警察总署去当警察，这时恰逢福建省向北京警察总署要干警百人，我叔父张宪又被选到福建去做干警，因为他缉捕匪盗有功，被提升为厦门警长。由于他提升过快，而且在缉捕匪盗中也得罪些人，警长没当多久就被免职回家。回到冀县王海庄故里，乡亲们难免七言八语，有些甚至流露鄙视之情，就连一些故旧也很少登门，人情冷暖，颇使这位一向好胜的叔父，感慨万端，激愤填膺，也更加激励他外出投身军旅的信念。他决然地表示“身不显达，誓不再见王海父老”。就这样，他离别了故里，去投奔往日结拜好友李景林部下的团长刘大勇。在那里他谋得一个排长职位。叔父张宪在部队勤习苦练，敢于拼斗，几经争战，屡建战功。加之他身材魁梧，从小练就一身好拳脚，深得师长李景

林赏识，从而逐渐成为李景林手下的一名得力战将。当他升为连长时，正逢奉军入关，他们连队随许海洲部进逼陕西，潼关据山为关，东邻黄河，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正当部队久攻不下之时，叔父张宪却想出妙法，由他亲自率领他的连队挖通一条通向潼关的地下隧道，用炸药轰开奔向潼关的一个缺口，潼关天险得破，奉军遂长驱直入，进军陕西，驻军兴平县。

一九二二年四、五月份，奉军第一次进关失利，部队退返东北三省，整军练武，休养生息。叔父张宪的连队也奉命调返关外，驻防辽宁北镇。这是奉军进关的南路要道。由于叔父练兵习武，治军严明，被提升为营长，部队被调防长白山一带去剿匪。长白山一带，山高林密，有一个东北三省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名叫天龙。他领着一伙匪徒，身骑快马，依靠山林，四处奔没，打家劫舍，骚扰得乡民不胜其苦。奉军大元帅张作霖命令三军限期消灭。叔父张宪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在当地团勇引领下，在一个冬季的拂晓，亲率两个连队，踏着晨光，顺着陡峭的山坡滑向匪徒宿营地点。只见在山坳处有一个独立的小木屋，屋前拴着十几匹战马，有几个匪徒在放哨。迅雷不及掩耳，叔父所率两个连将木屋霎时团团围住，一时枪声四起，双方交战起来，激战约一小时，只见小屋火光冲天，匪徒们一个个被击毙在木屋前。在硝烟弥漫中，有一个少年匪徒，甚是英勇，双手持枪，横冲直闯，突围逃窜，在击毙的十余名匪徒尸体中，他们找到了匪首天龙的尸体。在胜利的喜悦中，士兵们割下天龙的首级，悬挂在爬犁上，凯旋而归。这次剿匪的胜利，使我叔父受到奉军大元帅张作霖、少帅张学良的召见和褒奖，张作霖还特

赏我叔父大洋一千元，并提升叔父为团长。

事实常有传奇般的色彩。那个双手持枪的少年匪徒，在胜利的第二天，竟一个人闯到叔父营门，来见我叔父。经过诘问，原来他是匪首天龙的独子，年方十五岁，他的母亲早已离开人世，只剩下他年青青的孤苦一人，他不愿再寄身匪徒，表示从此洗手，痛改前非，前来投效。叔父张宪结婚多年只生一女，膝下无子，又喜他小小年纪枪法准，胆量过人，遂将他收为义子，令他随侍左右。叔父收养义子后，又命义子去规劝残余匪徒归顺，约定凡愿意归顺者在山坡小木屋前整队听候收编。第二天，为使匪徒们不生疑忌，叔父张宪决意只身前去收编，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风险，使人有些担心。叔父到达山坡时，只见已有将近百余名的匪徒，在义子国权带领下，正等候收编，百余名匪徒见叔父雄赳赳地一个人前来收编，为这种孤胆精神和他的气势所折服，一一归顺就编。从此这一带地方安定，再无绑架抢劫的事发生。

叔父张宪将义子待如亲生，给他取名叫国权，娶妻赵氏。叔父用在剿匪中所得奖金一千元，在故里鸠工备料，修盖房屋，使昔日的破土房变成砖砌的三合院，买车置骡，男工女仆，跃然成为村内富户，实现了他衣锦归乡，光耀门庭的夙愿。我叔父张宪是个脾气豪爽的人，后来他听说村内小学，房舍狭窄，便捐资千元为村内小学扩建房舍，听说村民吃水困难，又资助村内打井。因此，村中曾给他立过一块石碑，表彰他解囊义举。

一九二四年，奉军经过几年整军练武，军事实力大增，张作霖决心再进关和直军一决雌雄。当时奉军兵分三路，向关内进发。我叔父张宪归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指挥，从南路

沿朝阳出关迎战直军。面对的直军是冯玉祥部下张之江旅，这支部队训练有素，战斗力不弱。我叔父所率之团官兵一心，英勇善战，终以一团兵力击败张之江旅。就在这双方交战紧张时刻，冯玉祥和吴佩孚早有素怨，这次在布署兵力中又发生矛盾，遂突然掉转枪口，倒戈反曹、吴（指曹锟、吴佩孚）。并将自己部队改称国民军。直军阵脚大乱，纷纷南撤。冯军张之江也和我叔父张宪握手言和，结成八拜之交。按我叔父的说法是，这就叫不打不成交，这也为我叔父张宪在西北军中的活动打下基础。奉军李景林部长驱直入，兵下天津，由于李景林部占领了直隶大半地盘被段祺瑞任命为直隶督军，李景林部队大型扩编，叔父被任命为第二混成旅旅长，兼沧盐七县剿匪司令，驻防泊镇。当时泊镇附近有一个孟村，是回民村。村内有股土匪绑架抢劫，杀人放火，闹得社会很不安宁。叔父张宪针对匪徒常在夜间活动的特点，就在夜间去侦破，他通过先扫清外围，后集中围歼孟村土匪的办法，终使孟村匪患消平。乡民们喜呼叔父为“夜猫子张”，当地士绅还给他送去万民旗，万民伞，表示感谢。这时离孟村不远的沧州有一座建筑宏伟的古庙，庙中有道士百余人，庙里的主持和孟村匪首丁保成伙同贩运军火，窝藏脏物，是匪徒活动的据点，由于这个主持和大总统黎元洪有交，他勾结匪徒，蹂躏乡里，乡民恨之入骨，但又奈何不得。叔父知道如果不除去这个祸根，此地匪患永难平定，叔父张宪当机立断，派兵围住该寺，将主持逮捕。该庙主持被捕后，急派人去求黎元洪。叔父在黎元洪派人刚来说情时，密令军法处立即将主持处决，并向来人周旋说：“可惜你们来迟了一步，否则怎么也不敢违背黎总统之命”。来人只得

悻悻而去。由于叔父果敢地除掉此主持，民心大快，使叔父张宪在这一带声誉大振。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华民国临时总统执政段祺瑞特任李景林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将原归孙岳所辖保定，大名地盘，交李景林管辖。李景林因为叔父治平沧盐七县有功，提升他为大名镇守使把守直隶南大门。叔父率领兵马前往大名驻扎时，正是三秋大忙季节，他深恐兵马车马践踏乡民禾苗，组织副官纠察队沿途巡查。三军过处，秋毫无犯。当地人民烧茶煮饭，夹道迎接。大名商会会长及士绅都在大名北门迎候。从迎候中，使人们深深感觉到，军阀混战，兵乱匪患，闹得民不安宁。人们思治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岭与冯玉祥签订“郭、冯密约”，于二十三日宣布倒戈反张，并先后占领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天津局势顿时紧张起来。李景林为此召开了战前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李景林和郭、冯有些勾连，又对张（作霖）有知遇之恩，在郭、冯联合反张问题上举棋不定。我叔父建议说：“冯玉祥的西北军英勇善战，数量上又五倍于我军（指李景林部队）怕难于抵御，不如先放弃天津、退兵山东，和效坤将军（指张宗昌）共保山东，待东北大军解决兵变后，再协同北上夹击，不知督军以为然否？”李景林思忖后说：“大帅（指张作霖）一再电促我军截击冯军，不能让冯军假道天津，倘冯军得逞，出关与郭松岭联为一起，恶狼入室，后患不堪设想。”又下决语说：“我的老母尚在沈阳，被大帅做为人质，抗冯之意不能犹疑了。”于是将所有部队大为扩编，我叔父的第三混成旅改编为第一师，我叔父被任命为第一师中将师长，兼十七军副

军长。兵在武清布防成第一道防线。冯军这时兵分三路逼进天津。我叔父张宪率兵北上，亲临武清前线，与冯军交火不到一个月，终因敌众我寡，伤亡惨重，后援不至，防线溃败，截御失败。这时有人向李景林告我叔父和冯军张之江有八拜之交，因而抵御不力，有通敌嫌疑。李景林听了自然大怒，立电各处缉捕叔父张宪。叔父只得改装易服，逃至大连。后经多方面了解，李景林才知我叔父虽与张之江有结拜之情，但各为其主，在战争中毫无动摇之念。以至到一九二五年冯玉祥占领天津，段琪瑞免去李景林直隶总督职位以后，李景林在逃亡天津英租界中，才与叔父张宪冰释前怨。那时我叔父张宪的军需处长张汉三，系叔父叔伯兄弟，在战争危急之际，私扣军饷逃往天津租界，使我叔父财政困窘。李景林为了安抚我叔父及其部属，他也深知叔父手下无多少积蓄，遂将中国银行十万元支票一张交给叔父用以慰籍流散官兵及其眷属。那时我叔父所收义子国权，自天津军校毕业后，在部队任步兵营长，在战争溃败时，收集起败兵游勇，沿津浦线南下，投向山东。这时李景林也去山东整集队伍。张国权带领千余人和重炮五门投效李景林，被委任旅长之职，叔父被李景林请了出去，任为预备军军长。由于李景林和冯玉祥在郭松岭倒戈反张时有一些勾连，张作霖对李景林十分不满，李景林在山东也站不住脚，就把队伍交给张学良，和叔父同归天津做寓公。李景林下野后，以剑术遨游四方，有人说他“拔剑起舞，变化若游龙，刺击若流星”。他与张之江同号为燕赵武士。实则，我叔父结拜的友人中不乏在武术中有造诣之人，而我叔父的太极剑和气功均不在他们之下。后来张之江在南京当国术馆馆长，因知我叔父武功造诣很深，邀他去当副馆

长，叔父携家眷及吴峻山教师前往。在国术馆中曾编印有图解太极拳一书，发行全国。

我叔父在天津日租界赋闲的一段岁月里，因为他一生不喝酒，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从小就喜欢练拳脚，平日只是他把精力用在练习武术和气功方面，我叔父不仅自己练功不懈，还让我和他的随从人员都得练武。为了帮助我们提高武术水平，还专门延请北京一个武术教员吴峻山每日给随从人员传授武术，他要求属员练功很严，不论寒冬酷暑，都亲自督促随从人员刻苦习武。本来是赋闲，偏又督促大家这样严，随从人员都有些怨气，叔父听到这些意见后，便苦口婆心地向大家说明道：“我自己拿出这么些花销，供大家练武，目的就是使你们人人掌握一手武功，一旦东山再起，能再在部队混碗饭吃”。后来果然其中被推荐到队伍当武术教官的就有五个人。我也正是在他的教诲下，一生与烟、酒绝缘，练武成为习惯，以至现今年逾八十，耳聪目明，牙齿坚实，如同壮年。对这些在天津租界居住的失意军政要员，日本人是不轻易放过的，记得他们曾多次找叔父张宪威胁利诱，企图进行收买，叔父张宪对他们的收买总是严辞拒绝，表示自己是个中国军人，绝不干卖国的事，这自然会带来不少麻烦，他住所内练武用的刀、棍、枪、棒都被借故搜走，为了安全，我叔父不得不由日租界改住法租界。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冯（冯玉祥）、阎（阎锡山）联合反蒋失败。冯玉祥部下的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所辖部队驻扎在山东济宁一带，当时韩复矩任山东省主席，他和孙连仲曾一同在冯玉祥部下当伙计，希望孙的部队能长期留在山东，做他的膀臂。这时蒋介石的第十七军军长刘珍年驻扎在山东。

刘珍年原是叔父张宪第一师的一校官，在与冯玉祥部队作战失利后，刘珍年召集第一师残军立足胶东，经过他招兵买马，大事扩充不仅原第一师流散官兵都去投奔，他还合并了不少其他零星小股，编成第二十一师，不下三万人，后来投蒋，成为蒋介石牵制韩复矩的一个力量，韩复矩要留孙驱刘，给蒋介石专门发去电报要求孙连仲部队留驻山东。这一来蒋介石更担心韩孙结合，成为他的后患。遂借故把孙连仲部队调出山东。我叔父在冯玉祥率师北伐，沿京汉线北进时，曾被冯委任民团军军长，令他在大名一带召募新兵，由于所招士兵多系地方红枪会会员，不服管带，不久溃散。冯玉祥又命叔父到孙连仲部队去佐参。当时孙连仲下面有亲蒋、反蒋两派，对孙连仲部队今后去向争论十分激烈，后来还是亲蒋派占了上风。孙连仲被蒋介石委派去江西任清乡督办。这时余心清也在孙连仲部队任高级参谋，我叔父和余心清很谈得来，受他的影响启发不小，他们在一起谈抗日救国，谈蒋介石。我叔父说，余心清谈问题头头是道，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那时参谋处还有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名叫赵博生，也经常和叔父在一起，在参谋处的积极引荐下，赵博生被孙连仲任命为部队的参谋长。一九三一年，赵博生会同孙连仲部董振堂旅长，由于对蒋介石投降内战的举动不满，在宁都率领所属部队起义，投奔中国共产党。这时孙连仲正在上海养病，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吃惊，急忙来电，要参谋处派我叔父等采取措施，派部队把赵博生、董振堂追回。我叔父平素和赵博生、董振堂关系一向很好，他们的出走，我叔父事先也是知情的。对孙连仲的要求只是一推了之，同时我叔父在孙连仲处得不到重用，也很不是滋味。

因此，也在赵博生、董振堂起义后不多天，就离开了孙连仲部队。之后又由冯玉祥将军介绍给韩复矩。韩复矩知道第十七军刘珍年部下的军官不少是从叔父张宪第一师转过来的，便令叔父张宪想方设法争取刘珍年部下的原第一师人马归来。委叔父张宪为驱刘前线指挥，将刘珍年部队调赴掖县、牟平。叔父张宪暗电刘珍年部下的旅长梁立柱，张联基来归，因为他们都是叔父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团长，叔父一召唤，即回归韩复矩的。由于叔父的争取，使韩复矩兵不血刃将刘珍年的部分官兵收拢归来。蒋介石鉴于这种情况。也怕刘珍年部队在山东站不住脚，遂调刘珍年部队去江西。爽利送了个人情，把胶东二十多县地盘交给韩复矩。韩复矩马上委任叔父张宪为山东民团第五路指挥，指挥部设在山东黄县。

在胶东沿海一带，不法商贩常通过海运贩卖枪支和毒品，因此沿海地带盗贼成伙，贩毒吸烟屡禁不绝。为了清除这些问题，叔父除加强地方武装，严惩匪患，还在这一带设立戒烟所，采取了一些禁止贩毒吸烟的措施。胶东平度县是个贫困县，匪徒及贩毒吸烟活动十分猖獗。叔父张宪便身兼平度县长，亲带民团坐镇该县匪徒出没之地——兰村。经过半年治理，社会治安大为改观。有一次，一个日本商贩带着两个朝鲜商贩开着载重汽车，满载行装，气势汹汹地来到平度县，重求在平度县开设洋行，叔父张宪寻思，在我国内地哪能叫外国人随便办洋行，况且他们又常和贩运私货的事相勾连，因此遂身着武装，召见他们，严词拒绝。那个日本商人开初态度相当傲慢，但见叔父身材魁梧，一身戎装，在他们面前毫不示弱，才一改傲态，虚作周旋。叔父在这个问题上不

予让步，命秘书电告山东民政厅后，将他们送往青岛日本领事馆。事后，叔父对别人说，我是一个中国军人，在外国人面前得有骨气，岂能示软。胶东沿海各地在叔父张宪的治理下，社会治安形势大好，韩复矩又委他为牟平县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还兼任牟平县长。叔父带着他直轄混成团赴任，以后，取缔娼妓，禁烟禁赌，使该地的治安情况有所改善。

“七、七”事变起，日本侵略军攻破津京以后，沿津浦线南下，迫及山东。胶东沿海由于海岸线长不易防守，韩复矩命所属民团和胶东各县乡农学员编成第三路军补充旅，由我叔父张宪以专员兼任旅长，在山东掖县进行整编。面临抗日紧张局势，叔父张宪在掖县整编完后即赴济南面见韩复矩，要求让他带领部队开赴抗日第一线，杀敌立功。记得当时韩复矩面带微笑说：“你（指叔父张宪）善于冲锋陷阵，敢于和敌人拼搏，我是知道的。可惜咱们兵马太少，又多是新兵，当今我军后勤物资甚为重要，把这个差事交给你吧”。遂命叔父先去潍县然后拨给专车，开赴归德。部队正要启程，驻在掖县西北虎头镇的岗哨来报，发现两只迷失方向的机木船，满载粮食给养向虎头镇靠拢，已被我叔父部队扣押。叔父将此情况禀知韩复矩，韩复矩令将所得物资折价处理，以充当补充旅的开拔费，折价约值两万余元，这样一来开拔费不筹自来，全旅官兵无不喜笑颜开。

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南下，沧州告急，当时负责第五战区的长官是冯玉祥，要韩复矩调部队增援，韩复矩却袖手旁观按兵不动，冯玉祥把这个情况告知蒋介石。蒋介石本以韩复矩桀骜不驯，不能俯首听命，存有旧嫌，遂借此机会，在

一九三八年一月利用在开封开会之机，将韩逮捕，以通敌罪名，由刘峙处决。

韩复矩在抗日问题上，采取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原来当日本侵略军逼进山东时，日本曾派土肥原密至济南，给韩复矩施加压力，土肥原对韩复矩说：“如果你不与日军作对，就保证你在日本的巨额存款不受影响，而且还提升你为华北军总司令。”韩想顺从土肥原，又怕落个汉奸罪名，在从与不从问题上始终拿不定主意。后来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去投靠日本，但却让土肥原秘密乘机返回。韩复矩不去增援冯玉祥，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自蒋介石庐山会议后，所属将官不少被蒋介石买通收买，他们明着说要抗战而实际上却按兵不动，不大听韩指挥，韩有尾大难调之势。韩复矩和叔父张宪相识之后，关系密切，韩想委张以重兵，以备不测之需，而蒋硬是不准，仅给予第三路军补充旅番号，使张不能随韩左右。

蒋介石处理韩复矩以后，阎兴华部队驻扎在山东的有一个补充旅，他受蒋命令逼叔父张宪归属指挥。叔父张宪认为，我从山东带来的山东子弟，还要交给山东的负责人。他明从暗反，把部队开赴曹县，交给孙桐萱。孙桐萱将他的两个团分解补充到孙的正规军，所属军官全行解职，只剩下秦玉堂一个机枪迫炮营没有分解。收编后秦玉堂生怕自身难保，把部队偷偷开赴胶东，并用叔父张宪的名义（因我叔父在那里有一定的影响）召募抗日青年自成一支部队，活动于胶东一带，后来秦玉堂还派人到西安请我叔父出山，但叔父心灰意冷，没有前去。

叔父张宪从山东改换便服，逃到陕西，投奔往日好友西

安警察局局长杭毅故交相逢于乱世，相谈甚欢，杭毅劝叔父委职警察局，叔父一心为民，不愿再问津军政，遂居住于西安，这时叔父往日好友刘序东、程希贤已为日伪河南盐务管理局局长，开封卫戍司令，他们把叔父的母亲，由故里接到北平，想通过叔父的母亲写信邀叔父到他们那里去工作。叔父张宪表示不甘为日本人效劳，婉辞谢绝。

在西安解甲隐居后，曾与人合伙经营服装商店，但由于用人不当，经营不利，商店倒闭。此时由于在西安市又同何桂梅女士结婚，生育了一女二子，自己有了后嗣，心情舒畅，除练武、练气功，经久不辍外，又在家修建佛堂，每日烧香拜坐，幻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打坐入禅，求取长寿，为了念佛学经，还拜西安东关入仙庵刘子恒为师。当时在刘子恒处听经的不少是国民党或军阀时期的失意官员，叔父在那里又结识了不少朋友，如冯玉祥当年的参谋长石敬亭等，石与叔父同住一巷，相交弥善，不断来往，后来局势紧张，石敬亭劝叔父同赴台湾，还为他买好飞机票，叔父由于对蒋介石存有戒心，心中不满，没有答应同去。

我叔父张宪因武功根基深厚，为西安市武林界所称赞，有不少朋友前来拜师求艺，那时有中国银行职员田振峰、孙仲仁两位朋友找我叔父学太极拳，天长日久，交为知心。通过与他俩的交往，使叔父张宪对时局的想法有了不少启发，原来他俩都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通过他们的言行，使叔父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西安形势紧张时，他俩都被捕入集中营。田振峰通过一定关系托人把他俩在集中的情况告诉给叔父。我叔父先以黄金四十两，送给西安CC派头子高秉九，又托故友杭毅说情，终于将孙仲仁、田